

# 程蔚东剧作选

8

一江春水向东流

浙江文艺出版社

# 程蔚东剧作选

8

一江春水向东流

浙江文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⑩ ⑨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空姐

暮春·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女人家 大爆炸 戴安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 主要人物表

- 张忠良 男 24岁 初为热血青年,后在黑暗中沉沦
- 素芬 女 22岁 张忠良的“沦陷夫人”,贤惠善良,忠贞不渝
- 王丽珍 女 24岁 任性泼辣的富家女,张忠良的“抗战夫人”
- 何文艳 女 24岁 温夫人,美艳而阴狠,后为张忠良的“接收夫人”
- 吴家祺 男 24岁 吴家三公子,留日归国,移情素芬
- 紫纶 女 22岁 吴老太爷七姨太,妓女,温经理外室,后沦为暗娼
- 纯子 女 22岁 日侨上海青年团成员,吴家祺的初恋情人
- 奥平为雄 男 26岁 泰和洋行社长助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日本特务
- 陈曼秋 女 23岁 上海百乐门舞厅红舞女,地下抗日谍报员
- 张母 女 50岁 张忠良母亲
- 庞浩公 男 52岁 大兴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红人,王丽珍的干爸
- 温经理 男 30岁 上海顺和纱厂经理,经济汉奸
- 白少魂 男 26岁 花花公子,百货、化妆品商人
- 欧阳菲菲 女 21岁 上海交际花
- 崔经理 男 32岁 经营汽车及运输
- 林老板 男 36岁 经营米业及杂粮
- 张忠民 男 22岁 张忠良弟,抗日游击队员,中共地下党员
- 婉华 女 20岁 乡村教师,张忠民女友,新四军驻沪采购员
- 福兰克 男 26岁 美籍华人,美国海军情报部中尉,后任上尉
- 吴老太爷 男 60岁 枫桥望族,沉迷于外丹炼丹
- 老木 男 32岁 修鞋匠,张家邻居
- 抗儿 男 2岁 张忠良儿子,报童

老 龚 男 37岁 大兴公司科长  
柯局长 男 42岁 统税局局长  
唐夫人 女 45岁 素芬母亲  
密斯唐 男 48岁 银行家,地下情报员,被日伪收买

吴家大少爷和二少爷、吴家大奶奶和五房姨太太、白相人庞太太、被吊死的张父、黑帮老大和老四、救护队员阿根、刻薄的船老板、老木妻阿玉、石库门里的陈家姆妈和李先生、绸庄孙账房、南货店贺老板、鳏夫魏校长、嫖客八哥、吴家胡管家、垂涎素芬的客栈老板、日本小队长、跷脚兵、重庆女佣阿金、温公馆管家和胖大司、报童平儿、房东邬太太、女特务良子、受雇与张忠良“离婚”的重庆女人、男米贩、唐公馆里的四个用人和六个孩子、纱厂工人、红十字救护队员、几个军统人物、枫桥和上海的日本占领军、外国侨民、男女用人、国军官兵、里弄居民和凄苦路人等。

人物年龄均为出场时的年龄。

## 序

黄褐色的中国往事一如退色的旧照片一一闪过,灾难深重的中国,如一条并不透澈的河流缓缓而过。

八年抗战、八年离乱的历史氛围里,张忠良、素芬、王丽珍、何文艳、吴家祺、庞浩公、温经理、张母、紫纶、白少魂、陈曼秋、奥平为雄、片桐纯子……这些在历史舞台上出色表演的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哭姿、步态,如云影在河流般飘忽而去。

中国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社会,过去很远很远了。所有的嘈杂,所有的喧嚣,所有的纷繁,所有的……都复归平静。

静静地,然后历史又轰然而来!

出现片名:一江春水向东流



## 第一集

### 1. 枫桥

乍暖还寒的枫桥古镇淫雨霏霏。水墨般的江南如浸如染。

在如戟的冷雨中,枫桥镇上空街静巷。只有店铺门楣上湿漉漉的布幌子沿街晃荡,在风雨中噼啪作响,才显得有点生气和动静。

一条野狗如丧家之犬,埋着头一路小跑,又隐入小巷。

雨点砸在错落有致的屋脊上,跳跃着,腾起雾状的水花。

极目远眺,雨幕深处的吴家庄院,宛若浩渺云端的天宫。

沉雷滚滚。不知谁家的二胡拉得这般苦楚、悲怆……

### 2. 潘公桥上

雨箭击得石桥摇摇欲坠。

素芬手提四系瓷壶,顶着滂沱大雨走上桥面,下桥时,脚下一滑,一屁股跌倒在石阶上。四系壶落在坚硬的石板上,砰的一声破成碎片,雪白的奶汁如炸弹般炸开。人像溜滑梯似的从桥上滑到桥下。

坐在桥下水坑中的素芬看着捏在手中的细绳和套在绳上的瓷壶耳朵,吓得倒抽一口凉气,回头一看,泼在石阶上的奶水溶化在雨中,顺着石阶淌下来。

### 3. 吴家后天井

黄昏。淫雨飘飘洒洒。

素芬双膝跪地,被雨水浇得如水鬼一般,泪水和着雨水流淌。凌乱的发间有一种少见的凄美,让人顿生怜悯。

周围的门缝和窗口,有不少眼睛在张望。  
张忠良疾步来到门口,看一眼素芬,迅速折返。

#### 4. 吴家宅中过道

黄昏。张忠良一路小跑,转弯抹角直往前厅去。看他的样子相貌堂堂,有股文武兼具的英气。他边走边喊:“管家!管家!”

由于走得匆忙,一路上撞着好几个托盘上菜的丫鬟。  
碗盏落地,乒乓作响。

急得丫鬟大叫:“哎呀,菜,菜……”

胡管家从一旁跑出:“菜怎么啦?”

话没落音,与迎面跑来的张忠良撞个满怀。

张忠良:“管家,素芬她怎么了?”

胡管家:“她到镇上去收百家奶,把坛子打破了,弄得老爷今天没奶喝,所以要家法侍候。”

张忠良:“处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处事不可任己见,要悉事之理。素芬几年如一日风里雨里为老爷收购百家奶,何曾出过一次差错?今日难得不慎,你就如此厉罚,情理何容?你也不想想,不就是一坛百家奶吗?老爷不就是一天没奶喝吗?用得着这么兴师问罪,动用家法吗?”

胡管家:“忠良,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比我多认了几个字,才做了老爷的跟班,别以为老爷看得起你,你就可以对我这么说话。我告诉你,对下人动用家法,这是老爷给我的权力。”

张忠良:“别忘了在吴家,你也是下人。”

说完扭头就跑。

胡管家跟上去:“忠良,你想做什么?”

#### 5. 吴家后天井

黄昏。雨还在下。

张忠良冲到天井里拉起素芬:“素芬,起来。”

素芬不从:“别,忠良,我经得住,我能忍……”

张忠良:“忍?为什么要忍?你别太懦弱了。快起来……”

胡管家来到廊檐下,厉声道:“忠良,你放开她!罚跪是老爷的意思。”

张忠良：“老爷的意思？那好，我找老爷去。”

他松开素芬往屋里走，被管家一把抓住。

胡管家：“忠良，你别胡来！老爷正在练功，谁也打搅不得。”

“我不管。”张忠良挣脱他往里走。

胡管家大急：“忠良！你站住！站住！快来人哪！”

#### 6. 吴宅练功房门外

黄昏。紧闭的门缝中飘出薄薄的红光和女人的呻吟。

张忠良虎着脸疾步走来。后面跟着三步并作两步的胡管家和家丁。

里边女人的呻吟越来越急，一边还在恳求：“……老爷！老爷抱住我……老爷……”

张忠良上前猛敲房门：“老爷！老爷……”

胡管家和家丁一拥而上，将他擒住。

一块抹布将张忠良的嘴紧紧捂住。

#### 7. 吴家柴房

黄昏。张忠良被家丁推倒在柴火中。

柴房门砰然关上，还套上一把大锁。

#### 8. 吴家后天井

素芬跪在黄昏大雨中。

黑暗中走出模糊不清、露出一脸冷峻之色的七奶奶紫纶，她扔了一双棉鞋在地上，吩咐下人：“去，把棉鞋垫在她膝盖下。”

丫鬟捡起棉鞋，冒雨跑进天井……

#### 9. 吴家大堂

傍晚。外面还没有黑透，厅中已经上灯。吴老太爷的七房太太有六房聚集在此，红木八仙桌两端坐着大奶奶和二奶奶，其余的三奶奶、四奶奶、五奶奶、六奶奶和大少爷、二少爷分别坐于两边的苏式红木太师椅里。

吸着白铜管水烟的大奶奶神情泰然，在她和二奶奶的背后，一幅下山猛虎的中堂，看上去像是有些年头的古画。左右条屏是：居处必先精勤，乃能闲

暇；凡事务求停妥，然后逍遥。

胡管家面对大奶奶和二奶奶站在大堂中央，从袖笼里摸出一张纸来：“三少爷明天回来。老爷说了，能到东洋深造念书的，整个县上就数三少爷一位，明日三少爷学成归来，乃吴家天大的喜事。老爷让我备些好酒好菜，为三少爷接风洗尘，趁便让全家聚一聚，开开心。我列了个菜单，念给在座的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五奶奶、六奶奶、七奶奶……”

不知谁插了一句：“七奶奶不在，她在老爷房里练功呢。”

“哦……”胡管家定睛看去，果然不见七奶奶，有点尴尬，“嘿嘿，看我这眼睛……那我就……念给六位奶奶和大少爷、二少爷听……”

恰在这时，身着旗袍、挺胸翘臀的七奶奶紫纶款款走了出来，神情步态雍容有度，她指间夹了根纸烟，往空着的太师椅子里悠然一坐：“念什么哪？看大家济济一堂、神情肃然的样子，是商议家事呀，还是国事？”

胡管家：“啊，是这样的，七奶奶，三少爷明天要回来了。”

紫纶：“你是说家祺吧？好啊，回来好。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众人的脸有些张皇，一并露出排她的神情。

大奶奶只顾吸她的水烟，吸得咕噜咕噜响。

紫纶忽然天使般地一笑：“怎么啦？是不是我不该来的？”说着就要起身。

胡管家：“不，不，七奶奶，大家都在等您。我这就念菜谱给您听。太湖白虾，烂糊鳝丝，清蒸甲鱼……”

## 10. 吴家柴房

晚上。张忠良手拿木棍，正在撬门……

## 11. 吴家练功房

晚上。胡管家来到房门口，只见门缝中飘出薄薄的粉红色烟雾。他就着门缝小心地问：“老爷，老爷……”

吴老太爷嘶哑的声音从里面传出：“说吧！”

胡管家：“老爷，夜深了，忠良关在柴房，素芬跪在后院，你看……”

吴老太爷在里面不做声，只听他噗噗地吹灭蜡烛。

胡管家见状明白了主人的意思：“老爷的意思我明白了。”

## 12. 吴家后天井

夜雨如瀑！远处更声遥响。

跪在雨中的素芬瑟瑟发抖，力不能支，摇摇晃晃。她眼皮打架，昏昏欲睡，忽然砰地扑倒在地，从额头处流出一条血水。

张忠良冲进天井，跪下扶起她：“素芬！素芬！”

素芬睁开眼睛，无力地看着他：“别……别管我，我能忍。”

张忠良：“忍，忍，忍，你总是说忍。你是吴家抵债抵来的丫鬟，这深宅大院是你的樊笼，难道你能委曲求全，忍到终老吗？”

素芬流泪道：“这是我命里注定的，注定我是吃苦来的。”

张忠良：“谁说的？谁说这是命里注定的？命运，命运，命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注定，但运是可以把握和改变的。我想过了，枫桥是吴家的枫桥，但天下并不都是吴家的天下，你我在这里永无出头之日，不如……”

素芬不安地看着他：“不如什么？”

张忠良：“不如让我带你远走高飞。素芬，我们远走高飞好吗？”

素芬大吃一惊：“远走高飞？忠良，忠良你怎么会这样想？”

张忠良：“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爱你，我已经爱你很久了；离吴家而去的想法也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素芬，素芬你能答应我吗？”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七奶奶紫纶不知什么时候双手抱臂，靠在门边，冷不防来了这么一句。

张忠良和素芬被她吓了一跳，紧张地看着她。

紫纶冷面带笑：“我说呢，你们两个平时怎么总是在一起，原来早就好上了，私定终身了不是？”

张忠良和素芬忐忑不安地对视了一个目光。

紫纶吸了口烟，一副慵懒的样子：“忠良，我知道，你少时颇得老爷赏识，被选为三少爷的伴读，在上海念过几年中学，回来做了老爷的跟班，吴家待你不薄。当然了，说到底你还是个下人。素芬就更惨了，听说你父亲在世时，为城里的洋人做过事，带回一个如花似玉般的老婆，可惜好景不长，你父亲一病不起。你母亲呢，欠下吴家一大笔债，眼看着还不清了，扔下你和你父亲，拍拍屁股远走高飞了。素芬哪，你是抵债过来的，等于是吴家花了银子买来的，这一辈子也就没了自由身，日后你想嫁给谁，那可由不得你。”

张忠良：“我为老爷做牛做马，用一辈子的钱来赎素芬，这总可以吧？”

“哈哈……”紫纶笑道，“你知道素芬家欠了吴家多少银子吗？我告诉你，光是利滚利滚出来的利息，你这一辈子做牛做马也休想还清！”

这一说，把张忠良和素芬说得直起了眼睛。

紫纶吹掉烧长的香烟灰，语速不紧不慢：“忠良说得对，在吴家你们是没指望了。既然两人心心相印，何不展翅高飞，远走他乡，另谋生路呢？”

雨中的两个人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紫纶，揣摩她的用意。

紫纶：“要走，现在正是好时候，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说完，在门槛上放下一叠大洋和一把钥匙，隐身而去。

突然，一个炸雷，把张忠良和素芬吓得面无人色，紧紧抱在一起。豆大的雨点砸下来，如战鼓雷鸣，声震寰宇。

### 13. 吴家大门口

雨夜。大门砰然撞开，咋咋呼呼冲出七八个持灯笼、操家伙的家丁。

胡管家拔出驳壳枪，在空中画了个巨大的弧形：“快给我追！”

凌乱的脚步踏碎石板路上的积水，直向镇外扑去。

### 14. 镇外乱坟岗

深夜。乱雨排空。四野莫辨。

一座荒草萋萋的坟茔前，跪着湿漉漉的素芬，她扑倒在没有名字的石碑前，恸哭不止：“爸，你们为什么扔下我走了呀……”

那凄厉的哭声几乎要使栖息在枝丫上的大鸟为之垂泪。

张忠良跑来拉起她：“素芬，快，快走！”

素芬哭喊着：“爸，我走了……”

### 15. 林中

雨夜。飞也似的脚步。

张忠良拉着素芬往林子深处跑。

后面追来灯笼火把，十分耀眼。

大概是胡管家在喊：“站住！快站住！不然就要开枪了！”一边真的就叭叭放了两枪。

子弹从张忠良和素芬耳边啸叫着飞过，两人跑得更快了。

素芬惊恐万状：“忠良！我跑不动了……”

张忠良：“跑不动也要跑，快！”

又是一声枪响。张忠良应声倒地。

素芬回身呼号：“忠良！忠良！”

灯笼火把将两人团团围住……

#### 16. 枫桥镇

翌晨。雨过天晴。镇子像被刚刚洗刷过一般清新，空气像被滤过似的爽朗。家家烟囱冒着袅袅青烟，看上去透着一股祥和之气。

#### 17. 潘公桥上

张忠民飞也似的扑下桥来。后面跟着慌慌张张的张老爹和张母，后者一脚踏空，一声大叫，骨碌碌地滚下几级台阶。

张老爹急忙喊：“忠民！快回来。”

跑在前面的张忠民闻声回头：“妈！你怎么了？”

父子俩扶起张母。

#### 18. 吴家大门外

张忠民的拳头砸在铁皮包裹的大门上。

胡管家开出门来，面色不悦：“谁呀？谁呀？”

张忠民：“胡管家，我哥他怎么啦？”

张母：“忠良这孩子，是不是出事了？”

胡管家挡在门口，一字一顿地说：“昨天晚上，忠良带了素芬，想要逃离吴家，被抓回来了，现在关在柴房里，老爷让他好好反省反省。哎，你们说，老爷对他这么好，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张家三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

张忠民欲上前：“我进去看看他。”

“慢着！”胡管家张开双手，挡在门口，“吴家的大门，是这么随便可以进的吗？忠良好的，用不着多看。只要他悔过认错，老爷还会喜欢他的。你们先回吧，过两天让他回家来看你们。”

张家三人将信将疑，倒也不好说什么。  
大门已被关上，两只兽面大环在晃荡。

#### 19. 吴家柴房

午后的阳光从窗棂直泻地面。

张忠良躺在稻草堆里，腿上缠着绑带。他眼望房梁，嘴里含着一根干稻草，看上去并无大碍。

窗外有人影晃过，引起张忠良的注意。

素芬在窗外轻轻地叫：“忠良，忠良……”

张忠良跳起来，扑到窗口：“素芬！你没事吧？”

素芬：“我没事。你呢？伤得重不重？要不要紧？”

张忠良：“子弹打在腿上，擦破点皮肉，没碰到筋骨。”

素芬嚤嚤抽泣：“都是我不好，连累你吃了这么大的苦头。”

张忠良安慰她：“你看你，哭什么？一点小伤，不要紧的。”

素芬：“忠良，关在这里也好，趁便好好休息。”

张忠良应声点点头：“素芬，老爷怎么把你放出来了？”

素芬：“老爷要喝百家奶，别人不知道去哪家买，只好把我放出来。”

张忠良愤然地：“哼，百家奶，七老八十的人了，还喝百家奶，简直不知廉耻！”

素芬：“外边的人都说老爷想返老还童，长命不死。”

张忠良：“做他的黄粱美梦！”

素芬：“哎，你没供出七奶奶吧？”

张忠良：“我怎么能连累她呢？”

素芬：“我猜你不会的，千万别说啊……有人过来，我要走了。”

从窗格中望出去，素芬拎着陶瓷四系罐快步离去。

#### 20. 钱山漾

火球似的夕阳亲吻广阔的水域。一艘赤膊船背着巨大的日轮，从钱山漾向枫桥镇驶来。

#### 21. 镇中河埠

吴老太爷的七房太太在岸上站成一排，一个个盛装丽服，喜溢眉梢，仿



佛临河而长的浓桃艳李。论模样，七奶奶紫纶当为最俏丽的一个。三少爷是第四房的儿子，此时此刻，四奶奶的心情自然最为激动。

同来河埠迎接的，还有吴家大少爷、二少爷、各房小姐和男女仆人，素芬亦在其中。

五奶奶眼尖，先喊起来：“看呀，看呀！来了，来了！”

一群人于是翘首张望，直向远处的桥洞看去。

## 22. 桥下

小船从桥洞中穿出来。船上坐着西装革履、头发中分、鼻架金丝边眼镜的三少爷吴家祺，他贪婪地看着久违的故里。

于是，波光云影、小桥流水的枫桥，于过去四年来，第一次映入三少爷的眼帘。

船又穿过一个桥洞，这才看得见候在岸上的家人和仆人。

吴家祺激动地站起来：“妈！大哥！二哥！”

## 23. 河埠头

船未停稳，吴家祺就抢步跳上岸来，先到他的生母四奶奶面前：“妈！你好吗？”

四奶奶盈盈欲泪：“好，好，妈好好的……来，快来见过你大妈、二妈她们。”

几房太太笑吟吟地望着留洋归来的三少爷，等待他的问候。

吴家祺鞠着躬，一个个叫过去：“大妈好！二妈好！三妈好！五妈好！六妈好！”

大奶奶含笑说：“家祺，你还漏了一位呢。”

几房太太禁不住吃吃地笑。

吴家祺往旁边一瞧，犹豫着不敢开口，眼睛直直地看紫纶。

紫纶露齿一笑：“你还不认得我吧？我是你父亲去年娶来的七姨太，一个比你小两岁的母亲，你应该叫我七妈的。”

四奶奶：“是啊，家祺，她是你七妈。叫啊。”

吴家祺实在有点叫不出口：“七……七妈……”

众人哄然大笑，感到有趣极了。